

新刻劔嘯閣批評東漢演義卷之四

操謀蔽主心過望過音戈

後更始將都洛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營府

却說光武將王莽蘇獻斯說大設筵會宴賀功臣眾將飲

於席上唧唧噥噥欲立光武為帝光武知其意仗劍出席

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帽而衣婦人衣莫不笑之皮見司

無一敢言是日即請更始坐於長安眾臣朝拜禮畢加封

為大司馬者行司隸校尉於前殿修整官府與秀等諸

將議事于內朝罷各散時八賊朱鮪等議曰今劉秀破却

王莽國家重柄都在其手兼其部下諸將不離左右我等

將何奈之胡殷曰吾有一計可害其命鮪曰汝有何計殷

曰來朝奏帝令劉秀部下眾將封出各郡為官使劉秀身

無一措不能成立大事然後慢而備之何難之有此乃張

良左遷諸侯之法也朱鮪聽言大喜次日入朝見帝奏曰

今劉秀破除王莽皆其部將之力建此大功陛下若不封

出為官恐惹眾臣之怨乞陛下聖鑒更始准奏敕令尚書

省檢功加職擢擢者出各處為官是日傳旨光武令其眾

將各封外郡鎮守不得久停於府各謝恩畢鄧禹曰此又

賊臣之計欲害主公故散吾眾將彼得行事光武曰縱乃

送至霸陵橋淚下分首自歎回府而去鄧禹謂眾將曰汝

送○單○別○此○不○答○不○下○淚

送○單○別○此○不○答○不○下○淚

送○單○別○此○不○答○不○下○淚

送○單○別○此○不○答○不○下○淚

送○單○別○此○不○答○不○下○淚

道德三皇王

帝公明復後

前因說甚志

龍形如

八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等須從旨命暫散爲官務宜精探消息匡救主公不枉汝等英雄之志中於賊子之謀言罷各赴任去却說胡殷見散劉秀之將乃大喜謂衆曰果中吾之計也衆荅曰雖然散其部將奈劉秀帝之寵臣何能殺害朱鮪曰吾有一計使劉秀自殺衆問曰汝何計也鮪曰見今諸州賊盜兢生劫財殺命可奏上更始著其巡按河北但與三五百人跟往劉秀若到賊必殺之而劫其財豈不自送命乎張昂曰劉秀仁揚天下德播萬方人皆瞻仰而服豈有害彼之心若欲果行可令一人假粧劉秀先往河非諸州拷刑官吏勒騙軍民使劉秀到日人皆共惡而誅之方能害也衆皆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二

大喜遂依其計而行惟胡殷貌類劉秀卽日私離京地假扮巡行經州過縣俱要羊酒接迎拷逼官民勒財措物有陳詞告狀者不令近見凡出街市百姓觀者俱要低首兩傍不許擡視牌至懷州報知太守張國期言司馬劉秀各處查刷官吏拷逼軍民有錢者得活無錢者受災太守亦要預備免遭刑迫國期聽罷而言曰人道劉秀德貫齊天今行此不仁不義之事乃得一虛名耳言未訖人報劉秀按至國期大怒急引壯軍五百各披盜甲上馬前迎行經數里到一山坡遙望劉秀擺道而來國期接上仍依法禮施行看其動靜果否劉秀曰汝何不備羊酒遠迎故此遲

來則有慢上之心，喝令重打。國期見果有如是，大叫衆軍下手。言罷，一齊擁出，四圍掩殺。諛謂殷勒馬急回，軍走國期，催趕追上數里，未及卽罷兵。回府，胡殷走至長安，見衆人具說前事，各皆大喜。謂曰：劉秀此回必遭吾計，遂入朝。見帝奏曰：今河北州郡盜賊群生，黎民遭害。陛下可令大司馬劉秀巡撫州縣，百姓庶保天下太平。我王安居帝位，更始准奏，卽傳旨賞救令司馬劉秀領軍五百親往河北巡撫。待按完復命時，朱鮪八賊急先令人報知洛陽太守言光武不仁，可用機暗殺。以貴爵功是日，光武領救上馬離朝，徑望河北進發。衆軍前呼後擁，地震山驚，行將洛陽。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三一

地近令人賫牌報知太守，道臨城下。董期忙奔出接迎，至館驛設席宴待。至日天晚，董期喚出一人名焦休，雄謂曰：今上司文書言光武不仁，令吾暗害其命。汝若能幹是事，賞銀十錠。後報朝廷，再加官職。休雄曰：太守嚴命，小人卽行。遂藏短劍於身，徑入驛去。故言排席爲由，潛於窓子之下。夜靜二更，是光武秉燭獨坐，玩取刺客荆軻之傳，喟然歎曰：刺客好無決斷，悞汝性命。休雄聽罷，膽戰心驚，不知書內有此說話，只疑道彼慌忙伏於其前，告曰：不干小人之事。乃太守董期接奉上司文書，言爺爺不仁，故使小人爲刺客。爺爺乞畱殘命。光武曰：前番來者非吾，乃賊臣

胡殷假扮出巡故使天下官民怨歸于我休雄曰若爺爺
肯恕小人之罪小人先往各州郡縣備說情由使不枉負
爺爺之德光武曰此乃賊臣之計非汝之罪但下次休行
是事休雄叩首謝恩急奔諸州報說情由次日牌到懷州
太守張國期急整夫馬自領僚屬官吏出城遠接光武問
曰汝等何處官吏荅曰懷州太守張國期帶領本府官吏
人馬迎接主公光武曰懷州至此路途頗遙汝何是遠迎
耶國期曰昨日焦休雄報說前者案臨非主公親體乃賊
臣胡殷假粧計害今主公親臨小尹故速遠迓乞大恩宥
罪光武大喜遂令前行至城入府國期淨整察院請入安
坐大設席宴有詩爲証

東漢演義評

卷四

四

屏開丹孔雀

褥隱繡鴛鴦

玉盞斟瓊液

金爐爇寶香

總評

閱此一段凡奸人用心與仁主度量班班可見

杖策追君意遠圖

光武正宴間忽人報說禍事已到請太守將何禦拒國期
開說慌忙無措問曰何處軍兵荅曰梟子城混天大王今
兵馬都已入城請太守急作區處詭光武等各各驚懼國
期急備人馬防禦同光武潛出視之見其從西門街擺隊

飛來當頭一將頭頂金盔身披鎖甲手提丈八蛇矛坐下駱駝神驥見光武忙奔下馬拜伏于前光武見是大將姚

期卽回驚作喜邀入衙內各施禮畢問曰旨命着汝爲官

爲何起兵至此期曰自長安與主別後日夜縈繫其忠義其肝即一心一德生死共之不知光武何以致金未起

登任所只於椀子城聚兵探信今聞主公巡按河井領軍

三千特來保護駕往庶免主公憂懼光武大喜宴罷同往

河北從白渡經過黃河至東山下小軍報曰前有大隊軍

兵兩員大將攔住去路主公將何治之光武聞報親出探

視乃馮異王霸也亦言未赴任官只於是處屯軍探知主

公消息特往跟隨光武聞言大喜遂令合兵前行至近鄴

東漢演義評

卷四

城縣官各出迎接安於司坐大設宴會凡所過州郡考察

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吏民皆悅各各爭持

竿酒迎接宴勞秀皆不受却說南陽鄧禹聞秀巡按河北

杖策急迫赴至鄴縣令人報知光武光武急出迎接攜手

金入至公廳各施禮畢光武曰破除王莽吾得專封拜贈

先生遠來寧欲仕乎禹對曰非也但願主公威德加於四

海禹得効尺寸之功垂功名於竹帛臣之願也光武大笑

遂畱同宿禹進書一紙呈與光武

書曰

昔文王治世施仁政諸侯來朝紂王續墓好淫佚忠臣

棄國今我主親破王莽天下未安赤眉起青瀆之南銅馬聚滹沱之北中原擾亂羣庶號悲且朝中更始乃弱寡常才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伯勝爭鳴感力相讒疾侮忠良非有明智奇謀遠圖深慮欲尊主於安民也但朝夕自快而已主公素有大德已立威名諸士聞風遠至萬民仰德歡迎軍政肅齊信明賞罰一二語是靖神命厚處臣愚淺慮主可精詳欲爲今之早計莫如延攬英雄悅服民心觀歸社稷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則天下不足定也臣鄧禹頓首百拜謹奉書

光武覽書讀罷大喜因令鄧禹常宿帳中與定計議每使

東漢演義評

卷四

六

諸將等軍皆要詢訪於禹以當其才鄧禹復進曰臣聞邯鄲城小鎗賊果係漢室宗枝若主公到彼其人必降光武依言遂與衆將領軍前行至邯鄲下寨令人報知劉林忙出城接邀入後衙施禮各叙宗派則光武爲兄劉林弟也是日大設宴待劉林私問姚期衆將今朝廷更始若何衆答曰更始不明信讒入賊疾賢始能顛頽國政使天下紛紛而無定也林曰君旣不明難任重責莫若于此佐立哥哥爲帝以從人望汝等若何衆將聞說齊聲相應曰公言極當遂選日邀光武坐於正堂衆將列班于下林謂秀曰哥哥皇起義除奸身經萬苦未被恩陷顯爵返遭賊計所侵

况且更始非明智之君信讒毀直使天下英雄豪傑悉皆失望恐一朝有變則國屬他人而費吾哥之力也依愚所見請哥皇就此爲君以從衆願言訖衆將一齊拜舞頓首山呼光武見劉林串同衆將逼立爲君頓顏大怒拔劍一砍劉林乍走一傍說衆將四散躲閃光武怒氣叫叫還塞去訖。

恣拜王郎欺正葉

按上者王郎假稱成帝子于喻劉林信之真趙麗水却說劉林見光武不從獨于廳上開坐門人報曰有一先生來謁大王劉林遂出迎接見其狀貌非俗骨若神仙之象問曰先生來者有何貴幹先生答曰吾因觀望貴氣尋

東漢演義評

卷四

音又人也至于此故敢冒謁尊顏乞姑恕罪林曰既有是言敢煩一相先生曰觀足下之貴不過王公之位豈當是哉再遊觀望謂曰貴氣落于南市劉林遂與同出衙尋行至南街上一充菴前見一賣卜先生舖上書著成帝子劉子瑜新居北市賣卜二人入舖望賣卦先生伏呼萬歲劉林遂請至衙問曰主公因何自苦于是答曰吾因王莽篡國隱姓一十

八年今日畧定方纔顯露

確是劉林失着亦是光武自致

是日劉林遂立王郎子爲帝改號興隆光年國號大漢皇帝以國師桓法欽爲左丞相桓就克爲右丞相王赤龍爲元帥御弟劉林張美李獻爲水將將四圍城門緊閉光武

知意急領軍至城下，叫劉林問故。劉林曰：「前者立汝爲君，險被所害，今已立却成帝之子劉子瑜也，免勞復顧光武。」

曰：「既然如是，敢問皇帝聖闕多少？」林曰：「二十八歲也。」光武

曰：「兄弟錯矣。」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六，崩傳位哀帝。

在位七年，壽二十六歲，崩又立平帝，在位五年，壽十四歲。

被王莽鴆殺，再立子嬰三年，王莽十五年，篡至此則子瑜

四十六歲也，豈不詐乎？兄弟休信他人惑言，多是王莽枝

葉，故假我漢名，養銳以嗣王莽之業，可不自察。王郎聽說

大叫曰：「吾非漢室子瑜，衆將豈能拚飾故立我哉？汝雖劉

姓，乃假漢妖人，非正枝葉，言罷，叫衆將誰敢先出拿此反

東漢演義評

卷四

漢劉秀忽元帥王赤龍應聲出口，小將願敵言罷，引數員

猛將五百雄軍飛身上馬，使一柄大桿刀立於陣前，叫小

將對敵姚期出馬，二人交戰十合，赤龍敗走，張美、李獻二

人忙出來戰姚期，戰無數合，二人敗走，不禁光武率兵趕

殺其將都入城去。光武叫曰：「劉林兄弟休被他人誘惑，骨

肉相殘，可早省察，共佐更始立祖宗之業，顯後世之名。」劉

林不聽，堅閉城池。光武分兵圍守一月，不服心降。王郎子

問衆將曰：「劉秀兵多將勇，何以退之？」劉林曰：「主公勿慮，河

中府大鎗賊處有軍十萬，乃吾兄劉庭也，臣往求借，彼必

相助，若得此兵至日，卽破劉秀。王郎子曰：「今被困守月餘，

正在危險汝若往借須要急回一救林曰不勞致囑臣當

幽中反德王即諸郡縣多奔獨信都太守在光和表

竭力匡扶言罷上馬衝出陣去前望河中進發至蒲關令

太守和彭不官從是以秀至信都在此地大青而平

人報知劉庭急出迎接施禮坐畢劉林具說借軍之事庭

亦曰和或來會由是之邳彤固未嘗爲賊用也

曰起軍容易奈少先鋒當陳將何如邪言未訖一將飛出

應曰小將可任先鋒衆視之乃上將邳彤也劉庭大喜遂

令邳彤領軍一萬前行劉庭劉林領軍九萬後往行經數

日至邯鄲城下光武急分兵對陣姚期出馬謂曰吾與汝

等無仇何故逆天助寇枉勞力乎邳彤曰爲王新室服仇

故來擒汝早下馬降可全生命姚期大怒躍馬橫鎗殺入

其陣二人交戰二十合不分勝敗各收軍歸陣來日再決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九

邳彤領王莽太子王禹撞至城下叫開門救兵都至王郎子城上望見認是東宮王禹思放其入恐泄已事遂攀弓搭箭射死王禹墮于馬下不放邳彤軍入邳彤見射死王禹痛哭却兵衝殺出陣奔往他方面去却說劉庭劉林後軍將至光武親領大將對陳王郎子見救兵都至急放城中一萬人馬出助兩下夾攻光武大敗引軍回走王郎子同桓法欽劉庭劉林引軍急趕光武望南正走小軍報曰前有三員大將領軍攔路光武大驚至近視之乃臧官王賈復是也有詩爲証

塵途逢王主逢臣

臣主相逢喜自新

攜手並歸軍營裏

君臣相遇古難親

傾扶漢主滅奸邪

邱說賈復等三將迎著光武邀入臺城安撫百姓頓歇軍兵忽聽砲响一聲桓法欽引軍圍城光武曰此處又困何能退之鄧禹曰此城無糧不可虛守莫若乘其未備早開

善音至有若活光武所遇大率爾爾

走出再作區處光武然之遂引眾將等軍棄城出走奔至元城將近小軍報曰前有人將領軍攔路不能衝過如之奈何光武聞報歎曰吾今休矣忽見其將飛至叫曰小臣耿純特來迎接主公休得驚懼光武大喜遂同入城純令大設筵席宴待光武忽人報曰王郎子兵至光武謂眾將

東漢演義評

卷四

十

曰誰能退却王兵耿純大聲應曰臣有一計可立斬王郎子光武問曰將軍何計純曰王郎子未知臣佐主公今既

王郎如小兒

兵來臣領本部人馬一千五百內藏賈復臧宮遠遠迎接

彼必無備主公引軍後至內攻外掠必破之也光武大喜

遂令引軍前去約行十里之地迎著王郎子兵問曰汝等

何人耿純曰吾等特來迎接聖駕休得阻當王兵遂放其

入再至第三隊被其當住不容進見臧宮賈復等俱入中

隊見其攔當不放乃大喝一聲齊呼殺進光武聽知急引

大軍助陣裏應外合叫殺連天姚期馮異王霸撞入其陣

攪軍混戰王兵大敗王郎子桓法欽當敵不住忙撥馬走

姚期等率軍趕殺追將數里未及。光武急令鳴金收軍入城。安歇鄧禹謂衆將曰。今雖勝此一陣。王兵未曾傷折。倘若聚會。必乘敗勢來攻。使吾不備。汝等務宜謹守。言未訖。

忽聽砲响一聲。桓法欽將城圍上。耿純進曰。漁陽海馬賊。

劉顯處有軍十萬。其人亦係漢皇枝葉。主公可往求借。若

漢皇枝葉。每每作賊。乃危急之際。亦每每求救于賊。真堪痛哭。亦可發笑。

得此兵至助。必破王郎子也。光武曰。奈賊寇緊圍。不能勾

出。純曰。臣夜開南門。與王兵對敵。主公開北門出往。何足

憂哉。光武大喜。至夜二更。純引兵開南門。大喊一聲。鳴金

擊鼓。叫殺連天。光武引衆將開北門飛走而去。耿純兩下

正廝殺間。有軍卒報知。桓法欽言。光武開北門走出去矣。

東漢演義評

卷四

尚何空戰法。欽聞報。急收軍。起却說光武奔行十里之遙。

忽聽山坡後砲响一聲。軍騎擁出當頭。一將領兵截路。見

光武龍顏鳳華。有帝王之像。卽下馬施禮。問曰。公非漢劉

文叔乎。光武曰。然也。其人聞說。忙伏頭首。告曰。臣接慢遲

乞。主公宥罪。光武攜起問曰。將軍何姓。荅曰。臣乃兩州刺

史耿弇是也。光武大喜。忽聽後軍追至。耿弇急令其子耿

耳退兵齊護。光武入城。引見劉顯。劉顯接至後堂施禮。各

叙宗派。顯乃光武之叔。問曰。賢姪爲何忙奔於此。光武垂

淚而言曰。秀因巡按河荊。至邯鄲城。不意劉林被人哄惑。

言王郎子是劉子瑜。扶立爲帝。又至河中。申誘劉庭共起。

大軍反漢助王與秀爭鋒秀兵寡難敵故殺叔處借兵乞
念祖宗之仇急相援濟倘或成功雖泉下亦不忘也劉顯
聽罷亦垂雙淚謂秀曰吾有大軍十萬卽起往救令弟劉
李黠兵自陪宴待光武忽人報有別駕至言奉御來要投
謁見未敢擅入顯令喚至接於廳上施禮其人見光武不
言而出暗統大軍一千將衙圍住光武知急令衆將披掛
與劉顯上馬出衙見別駕苗會光武問曰汝等鬧此衙者
有何故也苗會曰報小長安殺兄苗蒙之仇光武聞言大
怒率兵拒戰忽王郎兵至衝殺入城光武衆將一齊潰戰
鄧禹見其兵大兩夾相攻急令衆將各保光武衝殺

東漢演義評

卷四

十一

出陣奔投東海而去王郎苗會夾攻劉顯衝得各逃四散
收軍閉城郎加苗會爲本郡太守鎮撫漁陽却說衆將引
軍二百保護光武出走詐稱王郎兵過行經數日至近海
地小卒報曰前有一員勇將領軍飛來乞主公觀是何人
光武大驚其將奔至觀是光武滾鞍下馬拜伏于地言主
公何苦若甚光武認是堅譚急進攜起二人相抱涕泣哭
訴前因、使、怨、怨、神、往堅譚曰臣與主公別後旦夕憂懷故假名於海上
爲盜探望消息今聞主公出巡河井與王郎廝戰竟來尋
護不覺幸遇于此言訖遂合兵共往有詩爲証

人生聚散猶萍梗

或向風前浪裏回

民感仁威歸聖主

却說堅譚光武合兵前行至一村莊譚見光武而帶饑色遂屯駐人馬令軍侍膳忽聽喧嚷之聲一隊軍至光武驚懼急欲披掛見其至近乃賈復引軍來也二人大喜遂將麩餅獻與光武光武問曰此物何處得來復曰臣於王郎子軍中奪來見主公饑餒故敢進獻光武笑曰將軍真乃虎口奪食忽姚期王霸馮異馬成耿耳俱領殘軍趕至光武大喜遂合軍前行至三河縣耿耳進曰此屬邳州之地乃臣父所管之民主公可詐言此是何說趕捉劉秀入城安下臣有

東漢演義評

卷四

十三

區處光武許之遂入城安訖耿耳對縣官實將其事說知縣官大喜遂出參見城內百姓人等知是光武各皆歡順有詩爲証

劉君勒馬過三河

州縣笙簫鬧綺羅

西海仰瞻蘇雨露

萬民俱唱太平歌

總評

光武每到窘急時便有不速之客來相救援雖曰天助明主實手足腹心之報也不然英雄熱血自有賣處豈輕爲人用哉

天憐弱寡退邪兵

却說光武於城內纔安半月之餘又被桓法欽趕至將城圍住光武引軍棄城出走法欽當住謂秀曰汝早下受降免使朝攻暮擊同扶漢室江山如不願從立時斬首姚期等一齊大罵奸詭賊徒假吾漢室之名貪榮立寇若擒到手把作王莽一般分屍碎首法欽大怒罵其眾將曰弱寡孤窮安持大眾鄧禹曰羣鴉小啄豈敵鳳皇光武摧軍搦戰鼓譟旗旛眾軍交馬殺得天昏地慘鬼哭神號光武將雖雄勇奈三千兵卒豈敵二十萬之軍光武正在危乏力氣不加仰天嘆曰常道真天子下降則有百靈咸助今吾累困賊兵會何應乎言未訖忽正前上狂風大作滾石揚

東漢演義評

卷四

沙王軍將卒各皆掩面四散其後耿弇引領三千大軍衝陣混殺王軍大敗逃走鄧禹急令收軍耿弇進曰主公勿慮今遠東烏桓國有軍數萬臣同耿再往彼求借接助主公斬除此賊早安天下之民光武許之耿弇父子上馬去訖光武領軍從西南而往經過州縣俱屬王郎所管行至昆陽鄧禹曉會諸將許稱王郎軍至立於城下叫上開門遂入衙安下令縣官高戶急炊飯食高戶與手下議曰恐是劉秀軍兵待飯熟後五八 飯之思必小則 飯之能亦此謂有昆陽正當賞力可與食但見來軍累累催逼高戶愈生疑心不令與食其軍通入亂搶高戶言曰正是劉秀兵也急至後將搗鼓催軍圍捉光武知慌忙

披掛上馬引衆將往南門出走高戶領軍趕襲光武正至門下高戶在城上放下砍杖姚期聞說縱馬飛至門下奮手一托光武遂免其害有詩爲証

畧舉拳國手

支持漢乾坤

卷此英雄漢

誰堪與並論

王霸合水援帝難

却說光武等走出其城鄧禹曰爲此一食小食險失國家大事正欲前行忽聽何相過之甚王郎軍至勒馬復奔南走晨浪夜宿不敢入城或食於道傍或安於空舍奔至蕪蕪亭時天寒嚴凍光武甚有饑色馮異徑在民家求得豆粥一碗進與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五

光武畧充腹餒再至曲陽傳經過聞王郎領兵後趕從者皆有恐懼之心行至滹沱將近小軍報曰前有大河阻隔上無橋梁下無船渡又聽王軍後趕如之柰何光武聞報乃長聲嘆曰前阻後逼天亡吾也王霸進言解曰臣乞往視看可渡否光武令其急往王霸飛至河邊見江水泛漲浪滾滔天安能得渡遂仰天祝曰吾主劉秀仁德塞乎四海與民除滅妖奸柰賊兵勢大力寡難敵戰敗逃此經過又逢大江阻隔不能得渡願天憐祐護過此河免亡賊兵之手祝罷回報光武忙相謂曰河可渡否王霸恐驚衆將乃徐言跪而進曰冰堅可渡跟護官屬雖知皆喜光武笑

曰侯吏莫妄說也。遂促兵前往。果見河水凍合。光武大喜。即躍馬縱轡而過。王郎催兵趕至河所。見光武渡冰而走。眾將一齊爭功。競奔躍過。未及至中。忽一陣風過。凍冰粉碎。王郎十萬軍兵俱溺河死。有胡曾詩曰。

光武經營業未興。王郎兵急勢相凌。
須知後漢功臣力。不及滹沱一片冰。

仲華燹火燎君裳

却說光武渡過滹沱。望前奔行。至南宮地界。遇大風雨。滿身俱濕。引軍趨避。道傍空舍之中。馮異抱薪。鄧禹燹火。光武對竈燎衣。馮異見光武面帶飢色。遂往農家求得麥飯。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七六

一碗進與光武。光武大喜。自食一半。餘與眾將解飢。再往南行。馳赴信都。忽見城內眾官悉出迎接。光武遠望。認是任光。朱祐。景丹。蓋延。寇恂。祭遵。迎入城中。後衙各施君臣之禮。共話間別之情。大排筵宴。賞勞諸軍。忽人報曰。王郎軍離城三里下寨。次日決戰。眾將報。即欲對陣。任光進曰。不可輕敵。況且是處東臯西臯。俱集軍將。接拾王郎。其勢甚大。既欲勝彼。可先令一饒話之士。說連克西二臯。若肯合兵相助。則可破矣。光武聞言。即令寇恂往說。恂領命。單騎前往。至東臯門下。令人報知。劉植出接。邀入正堂。施禮坐。單問曰。將軍爲何至此。恂曰。爲漢司馬劉秀原係長沙。

定王之投劉欽之子起兵破滅王莽扶立族兄聖公爲帝
今被王郎及漢難與對敵將軍若肯助漢則更始基業可
興劉朝不絕後也。劉植曰。所憐者劉秀仁德也。且吾亦係
漢族豈有他哉。欣然卽順。二人遂往西臯而去。至門下令
人投報。王梁接入。與卓茂等各施禮畢。問此公何來。恂曰。
因司馬劉秀爲賊兵侵攘。使愚特來投告將軍。乞兵救濟。
倘能功就。以貴爵謝。王梁大喜。卽從應順。卓茂曰。主公今
在何處。恂曰。見在信都屯。下卓茂聽言。就欲王梁起兵。劉
植曰。可再往漁陽太守劉顯處求借軍兵。其人亦係漢族。
然助漢大義。特舉。聚有雄兵十萬。倘求合會共往。則破王郎如反掌矣。寇恂

東漢演義評

卷四

十七

聞訖。遂與劉植卓茂王梁四人上馬同往前望漁陽進發。
行經數日。至其地界。忽見一隊遊獵軍兵。都執輕弓短箭。
堅甲重盔。至近問曰。何方將士。投此經過。恂曰。司馬劉秀
使吾投往漁陽太守處求借救兵。其首將乃是苗會。聞說
是漢將。大叫衆將拿捉衆將得令。一齊混捉。寇恂急勒回
馬。望非奔走。苗會領軍後趕約走五七里地。忽前一隊軍
兵。書著大漢旗號。當頭三將飛騎而來。寇恂高叫將軍救
吾。吾乃漢將寇恂。被賊兵趕追。三將乃杜貌吳漢馬成。聞
恂叫救。一齊喊殺。活捉苗會。衆軍各逃奔散。遂脫寇恂之
危。引兵擁入漁陽城去。安撫百姓。至衙內坐。叙謂恂曰。汝

往何來遭賊所追。恂曰：因投漁陽。皇叔劉顯處借軍路逢此賊。若非公等來至險墮其手。吳漢曰：足下不知其故。漁陽皇叔主公亦殺此處借軍。被苗曾暗投王郎相擊。各衝混散。王郎因封苗曾爲此太守。適纔追趕。被吾擒者卽苗曾也。寇恂大喜。吳漢遂令左右推出苗曾斬首。忽人報皇叔劉顯兵至。衆將各出衙接。邀入後堂施禮。按序而坐。吳漢問曰：皇叔許久何來。顯曰：自此混散。吾於諸處聚集軍兵。已得二萬之餘。特來破滅苗曾汝等爲何先奪。吳漢曰：吾已捉獲苗曾。令人推至。劉顯大喜曰：爲此小賊。使吾君臣混散。遂拔劍下措砍爲八段。令人拖出溝壑。有詩爲証。

東漢演義評

卷四

十八

擾擾于戈角勝爭

人民荒亂各逃生

寇恂已入漁陽裏

擊斬苗曾直世平

總評

淳沱米合事竒。爇火燎衣解饑分食。事正滅漢助漢。縱賊斬賊亦正亦竒。

天啟雄兵經日會

却說劉顯斬却苗曾。令軍大排筵席。衆將一齊賀喜。正宴間。忽報耿弇父子兵至。衆皆出接。至衙禮坐。弇曰：吾領壯軍徑來勦殺苗曾。想被公等擒滅。劉顯曰：吾等除矣。耿弇大喜。遂合兵會數。借得二十萬有餘。推劉顯爲元帥。吳漢

爲副帥杜貌馬成爲先鋒是日卽起軍行吳漢傳令衆軍不得傷戕百姓如故違者卽斬衆皆應諾砲响一聲出城

有制之兵日是不日

前往干戈耀日旗鼓番天所過州縣不攻自服行經數日至信都離城五十里下寨吳漢令小軍打探王郎子兵圍城否又令寇恂報知光武寇恂上馬飛至城下叫開門光武急令放入寇恂具說所集軍兵約謀攻掠之事光武大喜遂與衆將約議准同接應令寇恂回報寇恂上馬出城回至寨中見吳漢等話訖前事却說光武登城叫劉林劉庭等打話二人遂至城下光武曰汝等二人莫失兄弟之義早省入城共除妖賊莫待禍急然眉悔之晚矣二人不

東漢演義評

卷四

聽回寨而去是夜鄧禹領軍五萬出城偷劫王郎之寨衆將各遵分兵四門圍伏待至三更時分王軍昏目睡濃鄧禹令軍放火砲响一聲四門齊殺入寨驚起王軍不知去向東投西竄自相踐踏桓法欽急引王郎殺開血路奔走殘兵敗卒衝混四散鄧禹收軍入城光武知勝急開門接見姚期馬上橫擔一人龍袍玉帶活似王郎之狀心中微喜至近以火燭之乃弟劉林也與王郎一樣粧扮光武放聲大哭衆將勸解未已却說桓法欽招集殘軍尚有五十萬餘屯下營寨聽得吳漢於寨宰牛殺馬朝歡暮飲不理軍情之事遂令劉庭張美李獻引二萬大軍夜劫吳漢之

寨三人遵命領軍徑往撞至寨內遍遶乃一空寨急撥馬

回四圍伏兵齊起舉火高燒王兵不能衝出望西門撞走

被王梁截住急退東走賈復當住杜貌劉植挺鎗混殺斬

劉庭於寨內杜貌活捉張美劉植擒下李獻光武領軍攻

襲王郎之寨桓法欽領軍急望西走光武收軍杜貌等拿

張美李獻來至光武白軍中唆哄道是此兩匹夫喝令斬

訖率兵再趕却說王郎點軍損折三十餘萬又聽後軍趕

近急奔前走忽聽袍响一聲耿純領軍截住二人交馬混

戰光武鄧禹領軍趕至劉葦彭滿殺入陣中見桓法欽騎

龍騰空而起法欽拔劍趕上殺死彭滿望光武再砍頭落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三十

于地光武躲開乃馬首也有詩為証

百計混中原 扶王欲併吞

奸謀從惑世 依舊漢乾坤

月明妖婦駕雲來

却說光武見其邪術騰空心懷驚懼急收軍卒下寨與眾

將議曰纔破無霸之妖又逢法欽之孽將何治耶眾皆默

然無計至夜二更月明如日光武策杖出帳徐步遊觀忽

見空中有一婦人騰雲駕霧金冠朱履披帶仙衣謂光武

曰吾乃滹沱河神聖母是也王郎真命之主汝休趕襲若

與天道相違則性命難保姚則在傍聞說遂舉弓搭箭前射

落其婦衆將忙近擒下綁縛入寨姚期問曰汝何妖婦敢

來戲侮王君婦人荅曰妾乃王郎之妃因桓法欽能行此
法使妾駕霧于此乞天恩姑恕鄧禹令殺犬血污之使不
能行光武催軍急趕王郎知其兵至忙領衆軍走入宋子
城去堅守不出光武追至城下分兵圍住鄧禹見城上桓
法欽以艸龍與王郎子共乘欲起急用于房道法解壓其
邪使不能起圍經半月光武率將攻城法欽夜出城走陳
俊方修紀敞等三軍截住法欽急引王郎奔入邯鄲城去
光武諸將趕至城下分兵圍住王郎軍兵十傷九死不有
數百之餘甚懷憂切法欽曰主公休悶西太山賊處有軍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三

數萬可往求借若得其助可破劉秀王郎從說卽令彭克
往借克遂上馬衝撞出陣行至其寨令人報知二人接入
施禮問曰君爲何來荅曰吾主劉子瑜被劉秀趕擊特來
二將軍處求借救兵倘成功後將軍皆有王爵之報其二
將乃岑彭李忠聞說大怒言曰汝主王郎賊子假吾漢室
之名欲爭天下今使詭計惑說忠良授劍奮砍克頭落地

總評

從來邪不勝正王郎固不足言矣劉林劉庭以宗室見
弟交面事賊卒至隕身喪首大可痛惜

奸計誣良誅佞賊

却說岑彭李忠斬却彭克領軍至寨見光武光武大喜衆將齊議欲立光武爲帝光武曰不可吾兄更始尚在若奪其位是不仁也待其崩後方可受職却說朝中八賊朱鮪等奏上更始言劉秀按臨河井衆將反立爲帝更始聞奏大驚急問近臣曰誰爲寡人除憂破滅劉秀鮪曰今秦趙二州馬武王常原與陛下爲友得此二將立時可破更始欲殺光武反用馬武五常不特無耳抑且無耳准奏急令宜至朱鮪謂曰聖上加封劉秀征井大司馬今按臨河井反漢自稱爲帝聖上特宣將軍往伐其罪後以重報將軍若何馬武故言曰劉秀如此不仁則天亦不容也遂允應其言救賜費明爲元帥龐貴爲副將馬武爲監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三

軍王常爲先鋒是日起軍十萬上馬前行至河井地界有人報知光武言更始皇帝敕令費明領軍十萬今將至近未知何故光武曰更始兵卒助吾勦滅王郎有何意也鄧禹進曰主公休信未曾表奏朝廷請求軍助無故自來恐是賊臣之計可令王梁迎出十里之外著其屯於彼地探取虛實然後合兵未遲光武從言卽差王梁領軍二萬前往行經五十餘里迎著王常等軍兩下排列陣勢王梁出馬橫刀問曰汝領衆軍將何所往費明日來助司馬劉秀破滅王郎梁曰旣乃聖上軍助鄧禹將令遣吾迎接教汝等屯駐此地來日合會馬武故出言曰吾奉聖旨差遣豈

由汝便梁曰吾奉司馬將令誰敢故違言訖二人交馬約戰十合王梁敗走馬武趕追王梁勒馬再戰兩軍混殺一陣王梁引軍回寨見光武具說前事光武急引眾將素衣束手弋甲不身上馬出見費明約行數里撞過其軍光武叫曰請費元帥相見費明出馬光武問曰元帥來者爲何明日爲汝反漢自立爲帝聖上著我來拿光武聞言遂下馬請罪龐貴持刀忙欲近殺光武跪伏受死姚期在傍奮怒躍出大喝一聲罵賊臣誰敢持刀入殺挺起長鎗躍馬直取費明龐貴二人交鋒都無兩合忙走不禁眾將揀托光武上馬回寨鄧禹曰果乃賊臣之計非姚期將軍在傍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五

則主公幾乎息矣何能復乎馬武等趕至鄧禹曰誰出對

陣姚期應聲飛奔而出馬武輪刀與期故戰二十餘合不

分勝負各罷歸營馬武共王常計議至夜入帳斬却元帥

費明并副將龐貴次日天明二人提其首級曉諭眾軍言

有不助秀者此首爲令號眾將俱言往助馬武王常即引

十萬大軍提頭入寨見光武大喜遂合軍一處時有

小軍走回長安入朝見朱鮪等具報前事朱鮪大驚又聚

眾賊商議違賂曰吾有一計可殺劉秀鮪曰何計賂曰前

者聖上著軍討秀返被殺害不從稱此違逆上命假寶呈

旨一道令使者將藥酒往彼問罪叫劉秀隨使入朝若從

不逆則無反意如不遵命卽將藥酒度與逼其快飲再令
護軍邳彤引軍五萬隨後擒捉亦言上命差來使見聖旨
疊疊決不敢違豈不中吾計哉衆皆大喜卽依計行先令
使命賁育前往後著邳彤領軍各各遵令去訖却說光武
正於帳中議事忽小軍報曰聖旨又至請主公迎接光武
急令安排香燭迎接開讀

旨云

朕叨天眷職掌山河奈初登帝位黎庶未安故此遣汝
巡按河內撫恤郡州托天下重事悉付於卿豈意聽信
小人之言反國自稱爲帝前者朕遣費明監軍問罪夜

東漢演義詩

卷四

二十四

令奸人暗殺奪吾十萬之兵足見昭然之變明顯欺君
今再遣使賁育施行如無反朕之心卽當隨使入朝同
理國政共決民憂庶使朕無懷懼以釋既往之愆若不
信從毒漿快飲故茲詔示想悉宜知

光武接詔宜讀已畢謂衆曰吾當隨使入朝請釋枉罪使
不逆上而屈義也鄧禹進曰此乃賊臣之計欲害主公彼
得寵用專握主公不可信往恐有一失則有負天下豪傑
之望而漢室不能復興矣其使者李烟見鄧禹阻諫卽取
金鍾滿斟藥酒度與光武逼其快飲光武遂接欲飲忽左
邊一將怒若雷霆飛躍走近奪下酒鍾擲之于地火焰騰

起三尺拔劍欲死使者。光武視之乃大將姚期也。衆皆大喜。有詩爲証。

何事君王意倒顛

母聽八賊害忠賢

暗中救使傳宣言

一劍番身命染泉

忠言服將鄧英賢

却說卞彤領軍將至。有人報知光武。光武急領軍迎。行經數里相遇。光武出馬謂彤曰。將軍今將何往。彤曰。爲汝信讒反漢。自專爲帝聖旨。若吾特來擒捉。問罪。光武曰。吾無是意。何得誣乎。彤曰。旣無是意。又何違逆旨命。殺害使者。鄧禹曰。此乃賊臣之計。將軍何苦信之。古云良禽擇樹棲。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五

賢臣擇主佐將軍。文才武備。勢力過人。竭助王莽。不能成立。後護王郎。又經敗失。今與賊類同謀。欺摧漢室。金枝豈不想更始榮顯爲何。而得皆吾主。劉秀於亂世中創就基業。讓彼爲君。返信入賊。唆哄戮殺皇兄。劉演後破王莽賊盜。平除又聽賊臣所謀。欲圖吾主。散其部下諸將。著巡河。北千謀圖害萬計。相戕。今見王郎未除。乘勢促兵。叠捉可見。兵始仁乎。將軍早思回首。共立吾主。爲君。庶不失乎功名之望。將軍若不願從。難出禹之手也。今禹十萬雄兵。三十夫將。已把二百里之地矣。將軍縱有萬夫。不當之勇。則寡難敵衆。莫待掩捉歸降。掩藏名義。將軍可自思之。卞彤

聽罷低首無言。遂下馬拜降。光武大喜。卽令合軍回寨。聚同二十八將。乃二十八宿。并南北諸星。悉會于。是當日光武聚集諸將。大設筵會。宴勞功臣。席間衆將都勸光武就位。光武不從。忽耿耳呈一表章。進而言曰。我主可早成計。莫待衆心解散。駟不能追。願吾主察臣愚意。言訖呈上。

表曰

臣聞人之惡不可不除。人之善不可不納。吾主新破王莽天下未安。社稷日危。山河旦夕。非周武高皇之君不能興創。是業今吾主仁德兼備。智度恢宏。正所謂堯舜之君也。願吾主早繼江山。慰羣渴望。救生民之塗炭。解

足正守非城之言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三六

黎庶之倒懸。主將再辭避位。則天下衆豪失望。況且更始有朝昏蒙愚弱。不思吾主義讓之心。但以復漢榮顯之地。聽信賊臣唆哄。疊傳聖旨欺誣。則吾主幾被其陷。今再苦不相從。漢世山河必喪。士卒散離。嗟臍何及。臣不辭碎首之誅。敢瀆天威之犯。願吾主聖鑒。臣耿耳頓首百拜。謹奉表。

上聞

光武覽表讀罷。微哂。言曰。待破王郎之後。爲帝未遲。鄧禹光、此、意、乃、去、也、其堅執不從衆意。且率兵攻城。桓法欽急引王郎篤雲。投札而走。鄧禹領軍後襲。趕至高邑縣。分兵圍住。令軍殺

犬取血塗汚其城。又圍半月不出。解兵暫退。離城三十里。屯下營寨。光武見有高臺一所。上書千秋二字。不識其意。遂問鄧禹曰。此臺何用。鄧禹曰。千秋者。謂軍多也。光武遂同衆將上臺。遍歷遊觀。玩畢。下寨。至夜二更。光武策杖私巡軍帳。忽聽小軍謔論言元帥將令。來日於千秋臺上立帝。光武聞說。大驚。回帳自思。若待天明。衆人不由我願。不如出寨。奔回長安而去。衆軍豈奈我何。遂上馬徐行。潛往南門出走。時御弟劉植把守嚴謹。見光武欲出。忤近扯住。其轡告曰。臣奉元帥將令。若放主公出去。小臣該死。望主公仁宥。光武見不放出。乃拔劍自刎。號劉植駭然。急放轡。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三七

去。走入元帥帳下。報知鄧禹。鄧禹大驚。忙引衆將越地追趕。不知往何路去。却說光武夜出。策馬南行。忽見其地兩人並立。俱道來日太平。衆立。光武爲帝。光武聽知。大怒。仗

劍躍馬。望二人一砍。化作火光。迸散於地。光武近視。乃二

石人也。遂歎曰。天賦吾以如是之人。則山河社稷皆順。非

人願乎。是日光武走至栢鄉城。望前南行。忽聽後軍趕至。

乃鄧禹等衆將飛馬走近。勒住光武之轡。告曰。主公夜私

出寨。欲將何往。光武曰。回朝見帝。汝管何爲。鄧禹曰。賊臣

屢謀未獲。主公送入虎口。叫衆將不由其意。一齊趣擁回

寨。是日起軍攻城。桓法欽見漢兵入城。急引王郎駕霧騰

雲復還邯鄲而去。光武率兵追趕至城下，分兵圍住。數日不出。鄧禹曰：「吾有一計，可擒妖賊。」光武問曰：「元帥何計？」鄧禹曰：「不可攻城，恐其見遇，駕邪又走。吾等退軍十里，彼見兵解，必望南走。栢鄉城去，可令姚期王霸領軍五萬往南。離城十里山坡下埋伏。再令王常領軍二萬於南山高阜處探望。若法欽走至，吾等隨後追襲。」王常舉旗爲號。坡後姚期王霸伏兵齊起，前攻後襲，斷然可擒。光武大喜，遂退軍十里，令各隊分兵埋伏去訖。却說桓法欽見漢兵解散，急謂王郎曰：「今城中糧缺，不可久存。喜得漢兵解退，吾等可稱風急，出投奔栢鄉城去。其中糧艸甚廣，方好交兵。」莫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五

要待漢兵復至，難出其圍。王郎間說，遂與法欽領軍開南出走。前望栢鄉，進發。鄧禹知出急，同光武等將領軍追殺。起至南山坡下，王常擂鼓，舒展旗幡。姚期王霸伏兵齊起，箭如雨下。王郎欲回馬，武截住。衆將軍卒喊殺連天。王兵大潰，左衝右突，無路奔逃。桓法欽駕霧正起，被姚期一箭射落于地。衆將忙近擒下。王霸躍馬趕上，活捉王郎，斬軍殺將，屍伏如山。光武收軍，凱歌罷戰，回入邯鄲城去。有詩爲証。

奸雄百計望遺才

誣使王郎戰九垓

直待滿營空應月

東風依舊綠雲槐

平除賊詔蕭王職

却說光武等至衙坐定，眾將綁縛王郎法欽，推跪階前。光武謂曰：「為汝一賊，傷吾兄弟之情，喝令擒出，斬首是日。大掛筵席，宴勞功臣，搜檢吏民與郎交通書籍，凡得數千餘。」○今世○上○列○諸○人○通○華○謂○繫○章光武會將燒之，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諸將吏卒，皆言願隨大樹將軍。忽小軍報曰：「更始皇帝遣使資旨，已在東門停下，請王公出接。」光武聞言，急令排列香案，整笏上馬，與諸將等臣俱出東門迎接至衙伏聽宣旨。

詔曰：「馮異當論功時，只不言伐獨。」
朕承天命，職龍居上，繼先王之業，下安黎庶之心。幸

東漢演義評

卷四

喜莽賊勦除，冤仇洗雪，皆仗卿力，恢為而致。朕於是位近聞劉林結黨，扶立王郎，假吾漢室之名，詐捏成王之業。東偷西劫，非犯南侵，社稷幾危其手，人民斂跡傷容。今卿蕩滅，整復王基，正所謂壯士能挽天河，淨洗甲兵，不用功勞，蓋世勳業無雙。朕特遣使飛臨，故拉蕭王之職，邊疆撫息，罷甲回兵，免使朕懷縈繫，以慰渴想心埃。故茲詔諭，宜悉知行。

光武接詔拜畢，眾將功臣齊賀新居王職。耿弇進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速興今更始，雖為天子，而賊將擅權。未有尊王於正，但以自貴為常，劫掠民財，疾讓忠赤，使士

卒斂容更思莽日是以知其必敗也今我王功名已著義

讓兩全尚何久居是位而自苦哉且我王以義征伐天下

得之則我王枉勞前力豪傑空瞻願王精察蕭王聞言微

笑而辭曰王郎雖滅河北未平姑待四方寧息即帝未遲

其心終不能徵二於更始却說諸處群賊名曰銅馬鐵脛

尤來大鎗上江青犢富平獲索等各領部兵合共數百萬

人所在州郡攻掠劫奪民財銅馬聚于鄒縣時值秋月蕭

王會集諸將商議攻擊銅馬鄧禹曰此賊驍勇不可輕敵

主公欲進須起大軍連城攻擊方可破賊蕭王曰然也遂

東漢演義評

卷四

拜鄧禹為元帥岑彭馬武為副將以姚期杜貌為先鋒馮

異王賈為左右使是日點起大軍十萬名將千員袍响一

聲齊奔上馬出城前行干戈耀日旗影蔽空步卒騎兵擺

施百里至鄒縣離城五里下寨忽南上一隊軍兵飛奔來

至蕭王視之乃大將吳漢會沔陽軍來也問曰來軍多少

漢曰三萬有餘蕭王大喜遂合為一處於是士馬益盛糧

艸盈餘鄧禹分兵擊城叫賊徒決戰銅馬聞言大怒領軍

五萬出城迎敵兩邊擺列陣勢銅賊出馬立千陣前言曰

白水村寇吾素與汝無干今來犯界則計死乎馬武大罵

鼠掠小寇不思立名于世以就男子之規旦以剗財圖食

同以禽類度日豈足爲羨今若早知降順則有恩爵之榮如拒抗頑殘生不保銅賊大怒輪起方天戟躍馬直取二入交戰十合鄧禹急令姚期杜貌岑彭吳漢等將一齊助殺喊聲震地金鼓連天衆將混戰銅馬大敗急收殘軍走入城中堅閉不出蕭王分兵圍住困經半月銅馬食盡糧空夜開西門奔走吳漢截住兩軍大殺一陣被其衝過又逢岑彭攔路二人交馬共戰十合銅馬敗走奔投東北而去蕭王領軍追殺至館陶縣被其走入城去今卒謹把蕭王分兵圍住又經半月鄧禹曰此城糧多艸備難可輕掠王公暫且退軍離城五里立起營寨然後與彼攻襲吾等

將兵則有本矣蕭王曰然遂退軍五里屯布堅營忽一陣風過鄧禹進曰此怪風也今晚賊兵必來劫寨吾等須謹備之可令布起空營一所四面埋伏軍兵姚期馬武守東門岑彭杜貌守西門賈復臧宮守南門馮異王霸守北門再令祭遵鄧彤寇恂朱祐等軍伏於兩傍接應吳漢傅俊耿耳王常保護主公於後營內高燭明燈讀觀兵畧銅賊兵至必望南進臣與馬援伏於南山高阜處探望待彼盡入臣以火箭爲號四下伏兵齊起使彼縱有撥天之手不能出吾鐵束之圍蕭王大喜謂禹曰先生誠有鬼神下可測之机天地難可量之計遂依其行令衆將分兵各伏去

訖却說銅馬聚集諸將議曰。今劉秀兵雜將勇兼日鄧禹高謀。吾與累戰未克一勝。今又圍城。日夜攻擊。如之奈何。忽小軍報曰。劉秀退軍十里。布立營寨。大王可率兵破之。銅馬聞言大喜。至夜二更點起大軍五萬。各破堅甲重盔。長鎗硬弩。上馬出城。悄聲寂步。至其寨首徑從南門而入。見蕭王坐于後營秉燭觀書。率兵急進。至中營見無動靜。勒馬觀過。乃一空營。銅馬大驚欲退。山上鄧禹馬援望見賊兵俱入。急令擂鼓。砲响一聲。四門伏兵齊起。吳漢傅俊耿耳王常四將。自內殺出。旗旛鼓震。地泣大愁。銅馬急望東走。被姚期馬武截住。回奔西出。村貌岑彭當住。大喝一

聲。兩軍混殺。復欲南回。被馮異王霸賈復臧宮等諸將一齊夾攻。銅馬大敗。乃高聲叫曰。吾願歸降。可休罷戰。蕭王見賊叫順。急令眾將休持銅賊。卽奔下馬拜伏蕭王之前。告曰。小將罪該萬死。乞主公仁恩寬宥。蕭王大喜。遂封首將爲列侯。令合兵一處。銅馬叩首謝恩而退。却說馬武姚期等眾將議曰。今銅馬雖服。未可全憑。其乃劫賊之身。豈有忠心。傾向。恐其假順。暫脫死危。悉未能盡信。銅馬等聞其所議。甚愧。流汗。雖得封用。亦不自安。蕭王知意。謂降者曰。汝等休疑。但可竭刀當先。成就功業。吾豈懷舊恨哉。遂傳敕令各歸營整點兵刃。眾皆大喜而退。至夜人靜。蕭王

日乘守騎案行諸部聽得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惟赤心置人腹中安敢不效死乎山是皆服蕭王回帳至次日天曉悉以降者軍兵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餘南徇河內故關西虢秀爲銅馬帝有詩爲証

蕭王推赤置人心

天下蒼生若望霖

自是關中清鎮後

民歌擊壤頌克音

總評

歷觀帝王之興皆由豁達大度推誠待人彼始是項藉積疑剛愎安能成大事乎

薦舉能封太守權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三三三

是日蕭王親領諸部將卒南入河內忽人報曰今有赤眉大賊樊崇等起軍十萬攻擊長安禍在旦夕乞我王急發兵救蕭王間言大驚急謂鄧禹曰赤眉兵勢極大非智謀之十則難破敵吾欲托公往伐淨掃烟塵救萬民之塗炭蘇四洵之來瞻公意若何禹曰臣但無張良之智韓信之謀敢不效死而當先乎蕭王大喜遂拜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三萬跟護鄧禹西入關征復問禹曰今河內境界雖然富實奈其險要之地吾徇河北欲擇諸將禦守而難有是人將何如耶禹曰我王勿慮臣舉一將可保萬全王曰何將禹曰部將寇恂文武兼備有牧民禦衆之才非

此子莫可使也。蕭王間言歎曰：公善識人。卽月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王謂恂曰：昔高祖置蕭何守關中，吾委公以河內，務當竭力匡護。廣給軍糧，益卒厲士，人馬防遏他兵，勿以怠慢北度而已。恂曰：旣食君祿，當盡臣忠。今王有所托，臣豈敢憚而亂哉？遂謝恩而出。再令馮異鎮守孟津，各分付訖。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分別各往。鄧禹旣西，蕭王亦北，却說寇恂領蕭王之敕爲河內太守。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西百萬軍糧。兵刃各各齊整，雖使遠征近伐，未常乏絕。却說更始以赤眉之亂，使大司馬朱鮪及舞陰王李軼等屯兵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三四

洛陽鮪謂衆曰：今問蕭王北擊而河內孤寡，且河內之地民富財殷，正乃興兵之所。吾等可急取之，使後蕭王復至，將上無糧不能征戰，吾等乘勝擊之，必然可破。衆皆大喜。遂令計賊將軍蘇茂并副將賈彊統領精兵三萬南渡鞏河，攻温。寇恂知鮪犯界，卽勒兵馳出，令人告喻近連諸縣發兵會於混下，合擊軍吏諫曰：今洛陽兵渡鞏河，前後不絕，宜待衆中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温乃郡之藩屏，失温則不輕守，正宜速進。何懼之哉？遂馳兵詣赴，忽人報曰：偏將軍馬異起軍來助，請太守出接。寇恂聞言，急出相迎。馮異曰：蕭王委君二人鎮守諸處，今聞賊兵犯界，吾恐負囑之

言特來相助將軍共清塵慮不枉吾等英雄之名寇洵大
喜二人攜手共入令設宴侍席畢卽起兵行共食十萬有
餘及諸縣齊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令士卒鼓譟大呼
言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皆有怯之心恂異二人分兵
翼河兩處布陣蘇茂賈彊出馬謂恂曰小將何名早降免
死寇恂罵曰豚犬賊子不識河內寇恂將軍故來犯界三
合斬汝顯吾上將蘇茂大怒縱馬橫刀直取二馬相交約
戰十合蘇茂敗走寇恂躍起賈彊截住戰不兩合被寇恂
一刀砍于馬下河上旗幟一舉馮異急出兩處伏兵夾同
攻擊呼聲海沸殺震山崩蘇茂敗走馮異寇恂趕殺追至
洛陽連擊大破之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
遂收軍入寨安歇謂異曰此賊雖破奈李軼朱鮪未除將
何如耶異曰李軼初與蕭王謀約吾遣將遺書說服此人
則朱鮪不難矣遂掃書一緘遣人送下

書曰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
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
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命觀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
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
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

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搆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
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昔河北。方今莫
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郤岐慕周。不足以喻。李文誠能覺
悟成敗。亟定大討也哉。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
如猛將長驅。發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汝豈不想
初與蕭王首約而起乎。願早思之。無爲後悔。大漢偏將
軍馮異書拜

李軼覽書讀罷低首無語。自思原與蕭王首結謀約。加相
親愛。及更始所立。吾與共陷。伯升故知長安已危。不能持
立。欲待降秀。恐懷舊恨。心思反側。不能自安。乃長聲歎曰
可恨當時與賊子同議。而致今日噬臍無及。乃修書令使
回報不復與爭

書曰

軼本與蕭王首謀興漢。勅服寇兵。結榮枯之計。誓生死
之盟。意契情孚。肝膽相照。軼當銘骨于裏。致死相報。則
可。何如是乎。恨快聽賊子之唆。而傷失君臣之義。誠羞
愧。沃悔。亦何追。軼故知長安頽息。更始難支。欲待肉袒
負荆。恐上心懷舊恨。是以展轉之際。不能以自安也。今
軼守洛陽。公鎮孟津。俱據机軸之要。豈可背惡而相戕。
哉。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立國

安兵息之願也。漢舞陰王李軼謹書回奉。

馮異接書看畢，謂恂曰：「今李軼說服，可乘銳進兵，攻擊失
鮪，莫待衆心思散，難破此賊。」恂曰：「公言是也。」遂起大軍，南
下河南城。臯東十三縣及諸處屯聚軍卒，聞漢兵至，不征
自服。降者十餘萬衆，却說鮪將武勃，知諸縣兵叛，急將萬
餘人馬，南下攻擊。人報馮異，異知急，引部將渡河，殺行
至東臯，兩軍相對。武勃出馬，謂曰：「吾討諸縣反賊，與汝俾
干，今何率兵于是？」異曰：「河南諸縣盡屬吾掌，汝尚詐言不
省來投死乎？」言罷，二將交馬約戰十合，武勃敗走。馮異寇
恂亟兵追殺，趕至士公亭下。馮異大喞一聲，斬武勃于馬。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三七

下衆將齊衝混戰，斬首五千餘級。殘兵敗卒，悉拜順降。馮
異收軍安寨，頓歇。却說李軼自與異通書後，不復爭鋒。故
、鮪、恂，而後○叛之、一、言○之、開○條、後、條、此、身、死、名、滅、爲、天、下
異大顯威勝，及斬武勃等將，軼獨閉門不救。鮪聞大怒，令
人暗入帳下，刺殺李軼。由是城中離析，多願降。鮪自將
兵數萬，攻掠平陰。馮異寇恂引軍對陣，朱鮪出馬，馮異罵
曰：「背主反賊，朝廷有何負汝？故來犯境，侵疆。今日斬汝陣
前，以絕漢家之患。」言訖，激若雷，怒躍馬提刀飛奔入陣，二
人交敵，戰無三合，朱鮪大敗，撥馬急走。馮異寇恂率兵追
襲，趕至洛陽環城之下。衆將一齊攻擊，征雲蔽日，殺氣冠
大。逃兵踐足，戰士相衝，賊兵大混。朱鮪猝命撞出，走入登

馮冠 於此 將中 自是 起

東而去。餘兵將卒悉降。拜伏於是。寇恂馮異連破賊。勝威震鄰邦。洛陽境內。膽落神驚。是日班師渡鞏。唱凱歌還。却說蕭王與鄧禹於野王分別。親引大軍五萬進擊河井。忽人報曰。今有大彤青犢十萬餘。賊聚屯射大。擄財殺命。擾亂京城。乞大王急往除之。救拔生民之害。蕭王聞言。卽發兵進。大彤青犢主帥陳堅聞蕭王兵至。急引十萬賊出城迎敵。兩軍相對。姚期等眾將一齊出馬對陣。混殺戰至日中。賊兵不退。蕭王見士卒皆饑。謂眾將曰。可飯再戰。賈復曰。先破賊兵。然後就食。言訖奮勇當先。賊兵見其勢勇。各散奔逃。而去。蕭王遂急收軍進擊井平。却說尤來大鎗五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三六

幡等賊。正於城中歡宴。忽聽蕭王兵至。急引五萬人馬出城對陣。姚期出馬謂曰。吾主蕭王寬仁大度。納諫如流。汝等早降拜伏。重加官職。不使遺臭于萬世也。今若不從。則性命是亦難保矣。眾賊聞言。大罵妖人。虜寇焉成大用。躍馬橫刀。直取姚期。光武急催馬武岑彭等出陣助殺。眾將齊衝混戰。賊兵大敗回走。眾將追殺。大鎗撥馬復戰。被岑彭一刀砍于馬下。姚期赶上活捉五幡。尤來撞陣出走。吳漢急催耿弇景丹蓋延杜貌耿耳王常等一十三將四圍掩殺。尤來欲奔西走。吳漢躍上大喝一聲。砍于馬下。眾將混攪入陣。斬首三萬餘級。伏屍百里。亂墜攻圍。餘賊混散。

逃入遼東西而去蕭王收軍入城宴勞衆將却說五校賊兵招集數萬人馬攻擊真定人報蕭王王曰若此之亂天下何能得服清正黎民賈復進曰我王休慮今大賊平定何患小哉臣願乞軍三千一人往服蕭王曰將軍累戰受苦未息一安今待吾差別將汝且暫停復曰爲人臣子當盡耿忠豈可畏難而苟安哉遂不聽所言上馬勒兵而去行至真定兩敵相迎五校首將出馬謂復曰汝何將士敢來衝突吾陣復曰四夫村寇還不知大漢護都賈將軍名姓故來討死賊兵聞說膽落神驚欲回退走賈復橫刀躍馬大喝一聲斬于馬下衆隨將卒忙伏馬前叫降賈復大喜遂令合會班師三千軍出四萬兵回於是諸邦震恐賈復之名有詩爲証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三九

大將平蠻勢若波

旌旗雲擁照山河

烟塵掃蕩班師日

鳴鳳青天唱凱歌

賈復回至北平蕭王急出迎接挽手歸幕問曰將軍平賊若何賈復具言所事蕭王大喜謂曰將軍一舉卽破天荒遂令大宴酬勞至次日天曉軍人報曰賈將軍傷發瘡疾甚在危篤請大王急將何治王大驚曰吾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親至帳下問疾見復甚篤蕭以垂淚言曰吾常懼將軍懷忿爲此故也今日果

事不懼
必保不取
若敢後
進所謂
士將若
後以重
之勇言
之則至
下堂少
也合

然復曰以死事君。臣之當分何足為恨。但臣未能繼嗣。無可思宗。今妻雖懷有孕。未知成否。若何。倘或有嗣。位我王念臣之意。扶持教道。終臣不孝之名。則雖死而無憾矣。蕭王聽言。不覺慟聲。謂曰。將軍所失者。為吾勦除賊寇。恢復江山。今秀恨不能以身代。豈敢忘乎。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既若細君身孕。生女耶。吾子娶之。生子耶。吾女嫁之。將軍且重保養。而致身寧。豈足憂於妻子乎哉。言罷。令復安養。自出勒兵。狗薊。薊者縣名至城安歇。却說賈復。疾愈。引軍急追。蕭王至薊。令卒報知蕭王。蕭王忙出迎接。邀入帳下。坐叙。二人甚悅。至次日。諸將進曰。我王聖鑒。今河北盡平。百姓

東漢演義評

卷四

俱。眼王可就此為帝。以慰眾聖。蕭王不聽。再起軍行至范陽。馬武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不能有益。反為不美。後悔無及。我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即尊帝位。以議征伐。今此無主。而賊相亂擊之乎。蕭王驚曰。何將軍出是言也。可斬首為示。馬武曰。諸將皆然。非一人也。蕭王使武出曉眾將。俱畏不言。是日。蕭王引軍從薊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奪位。宗廟悉被滅絕。豪傑憤怒。生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起義兵。推尊更始為帝。而不能奉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群生危感。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

非州弭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
力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並。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
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何得累拒
而苦乎。蕭王又不聽言。行至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蕭王
曰。寇賊未定。四方尚敵。何速欲正號位乎。諸將進言不從。
且誓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上廩。從大王於
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
功業既定。天下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臣恐士
大夫至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我王不可久自苦也。若大
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願大王察臣愚衷。

東漢傳義評

卷四

聖

早蘇衆望蕭王。見純奏言甚誠。切當深復感之。乃曰。待吾
將思行。至于鄙。召馮異問曰。四方動靜若何。異曰。三王反
畔。更始必敗。宗廟之優在於大王。今宜速從衆議。上爲社
稷。下爲百姓。王曰。吾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
此意若何。異聞言下席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也。心中
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此天速大王登位。不可延遲。蕭王
聞言。微微而哂。馮異遂退。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
詣進於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
際。火爲主。群臣因是復進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
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

亂守瑞之應昭然著聞。我王宜蒼天神以塞詳望。蕭王於是准言。命有司設壇塲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軍卒得令笑喜。下勝卽往南郊。築壇建起高亭。四圍結綵。中建御座。以黃包綳褥。鋪于金籠。簡上前焚寶鼎。後展繡房。大畢。至晷復命。六月己未。文武百官各整朝衣。象笏先臨壇所。立待早朝。有詩爲証。

驄馬五更寒

披衣上繡鞍

東華天未曉

明月滿闌干

五夜禁寒扶帝王

却說馮異耿純姚期馬武等衆將各先肅俟壇外待駕。登東漢演義評

卷四

四三

駁。是日蕭王車至。諸將扶上千秋亭。蕭王令列香案于前。祝祝吉天。

祝曰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人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誦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子再至子三群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秀敢不敬承

祝罷衆將扶上寶位。馮異唱山乎文武揚塵拜舞齊伏。

金塔聽宣敕命、改年爲建武、天赦天下、衆將功臣各受封
贈、帝令文武功臣各挿金花於殿侍宴、衆臣聽罷欣然、卽
從、一齊戴上、手捧金杯、跪于帝前、告曰、陛下新登寶位、臣
等無可稱賀、敢獻野芹杯酒、以表君臣之義、願我王萬萬
高壽、永撫黎民、帝大喜曰、朕居是位、俱賴卿等匡持、而致
今日之顯、言訖、卽下位、令各侍於兩傍、有詩爲証、

侍臣各顯廟廊材、

齊祝君王萬壽杯、

酒灑金波浮日月、

歌聲喜氣一時回、

殿前侍酒浮香醪、

高品傳官修善珍、

聖主御筵猶未飲、

便令頒賜及儒臣、

東漢愼義評

卷四

四三

總評

帝王順天應人之日、正男子垂青書帛之時也、觴祝黃
年、功成汗馬、濟濟英英、極一時之盛、不
官威儀、後此者弗可及矣、



